

广场

读者十论：罐头话术

“读者十论”栏目每周择选报导及圆桌话题中十组精彩读者留言刊出。



元宇宙是以使用者可以更沉浸地模擬真實，在網路世界裡如同真實世界一般為號召，如果此前提大眾認同，讓我疑惑的是，努力打破真實與虛擬的新世界，為何人還要特地設立一套虛擬世界的法律、道德標準，與真實世界相隔？



讀者 貓咪驟逝不想關心世界 回應《元宇宙出現首宗性騷擾事件，在虛擬世界的人身權利應如何保障？》

端传媒社群组 | 2022-01-02

读者十论

【编者按】“读者评论精选”栏目每周择选报导及圆桌话题中十条精彩读者留言刊出。部分留言可能会因应长度及语意清晰作节录或编辑。

1. 猫咪骤逝不想关心世界，回应圆桌话题《元宇宙出现首宗性骚扰事件，在虚拟世界的人身权利应如何保障？》

元宇宙是以使用者可以更沉浸地模拟真实，在网路世界里如同真实世界一般为号召，如果此前提大众认同，则让我疑惑的是，努力打破真实与虚拟的新世界平台，为何人还要特地设立一套虚拟世界的法律、道德标准，与真实世界的法律、道德标准相隔？

早在元宇宙诞生前，这种认为网路世界、真实世界分隔的作法，不就在侵蚀使用者的精神状态吗？因为“我”在网路符号底下，所以“我”可以如何如何，且与真实世界之“Me”无关，有些人因此真实与网路人格差异化极大，当然，不是说差异化大不好，比如社恐可因此自在且化身幽默，在网路上互动谈天，应该也是种找寻内在平衡的好方法。

但当网路化身为所欲为时，是否元宇宙的拟真性会打破空间的墙，让真实世界的激化更甚，譬如使用者跳出了网路世界后，以网路可容许的规则，误以为真实世界将一样包容？另外不管虚拟世界设定的性别，是否与真实世界的生心理性别相同，人际互动本应该就互相尊重私人领域，就算是异性恋女，不是被异男，是被另外一个异女/同女/跨性调笑式地触摸隐私部位<或只是触摸脸颊此等非隐私部位>，应该都会感到不适，不是吗？

2. ena，回应圆桌话题《元宇宙出现首宗性骚扰事件，在虚拟世界的人身权利应如何保障？》

为什么游戏可以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是因为大众都知道里面发生的事情都是一场游戏，里面的角色都是虚拟的，不会因为自己做了什么过火的行为受到伤害。但这种元宇宙的角色背后都是有一个真人，你做什么其实都会让另一人受到影响，就像在互联网霸凌也会逼到当事人自杀一样。我觉得首先，有人的地方就该有规则，例如你去看演唱会或者电影，开场会提醒你这儿不能录音和录影，你去坐云霄飞车，会提示患有心脏病人士不能乘搭。虚拟世界的管理者也应设定一些场地规范，去让进入者遵守。如果是一般社交游戏，就类比现实世界的社交规则；如果是末日荒土游戏，提示里面含有的暴力或色情元素，让进入者有所准备。

3. madlex，回应《那场遇冷的香港立法会选举，如何成为官媒笔下“五光十色的优质民主”？》

从一系列中共的表述之中，可以看到一整套似是而非的罐头话术。比如“广泛代表性、政治包容性、均衡参

与性和公平竞争性”，一般头脑简单者，见到中共列举的几个表象，头脑中自动省略了自我分辨的步骤，直接就滑落到以上中共所给出的结论之中。若果要拆，你必须写长过话术几倍的内容，从选举的目的与本质开始讲起，再一一与现实对照方可解清楚。所以自由世界若无法抱有打舆论战之觉悟，针对性地开发出及时的懒人包，则任何反驳均会成为小圈子的学术游戏。

4.天上人间、EricChan，回应《苏联解体六问：三十年后回望，人们误解了哪些事实？当初也可能是另一种结局？》

天上人间：我个人觉得，单单就戈巴契夫秉持人道主义、不喜欢轻易见血这点就值得苏联人感谢了，因为不想见血，所以在出现伤亡以后就罢手了，没有选择继续铁血镇压，导致后来个个加盟国人民脱离意识越来越强时，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发展，最后使得苏联和平解体，这就够了，戈巴契夫做了他所能做的了，不论是有无主观意愿，后来的政治混乱和经济问题主要就是叶利钦政府和俄罗斯人的事了，和他关系就相对没那么大了。

就是可惜中国运气不好，遇到了一个毫不犹豫开坦克碾人的邓坦克了。

EricChan：@天上人间：戈尔巴乔夫并非没有动过武。在立陶宛维尔纽斯事件里，戈尔巴乔夫等克里姆林宫高层就曾经“口喻”军队和KGB特种部队进行流血镇压，结果一遇到国际政治压力就退缩甩锅给前线军官。导致军队内部对于戈尔巴乔夫离心离德，不愿为戈尔巴乔夫卖命。也为之后军方在819事件和及后苏联解体时的袖手旁观埋下伏笔。

普京私下曾对顾问说戈巴卓夫和尼古拉二世是俄罗斯史上最大的罪犯，因为他们是软弱者从而把权力抛在地上让疯子捡了起来。

我觉得普京的这番话很符合在大多数俄罗斯人眼里对于戈氏的看法。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过，俄罗斯人心里都是在期盼著一个像沙皇一样的领导者带领他们。这一点跟中国人对于“明君”和“青天大老爷”的期盼有很多共通之处。

5. VitleySingurQ，回应《苏联解体六问：三十年后回望，人们误解了哪些事实？当初也可能是另一种结局？》

苏联解体的问题上，沈志华教授的观点很值得讨论：苏联不是在戈尔巴乔夫手下解体的，而是从斯大林时代形成的问题一直没有改变，积重难返积恶成习，在戈尔巴乔夫尝试改革的时候船太大已经没法掉头了。以我国历史来做参考，看似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是偶然事件，但是实际上建国之后又是反右又是文革，经济建设一直停滞甚至后退，到了八十年代任何一个稍有见识的领导人都会试图改革。到了八十年代，不是戈

尔巴乔夫改不改革的问题，而是不管谁上来都一样。在91年解体当然是个偶然，但是大的历史趋势不会因为随机事件而改变。

6. wrongaboutme，回应《《骇客任务：复活》：Matrix系列的句号够完美么？》

The Analyst把东西都说得很直白；他从以前版本的Matrix学习，知道人的生活只有快乐是不足够，还要有苦难 - 人的情感比事实更容易操控，直中现时网络生态，许多信息都是以激发人的情感为主，利用人的愤怒、不满、伤心去控制。前段我觉得The Analyst设给Neo的setting十分精彩有趣，到后段也是持续告诉我们三部曲的一个重要信息(爱的力量和选择的意义)，看到Neo与Trinity的重逢和互相信任，真的很怀念...

7. montagery、tmwc_ks，回应《全面管制时代：反垄断、双减、整治饭圈……将如何形塑中国社会？》

montagery：我感觉为战争做准备的可能性也是有的，比如纳粹德国时就是鼓励男性要阳刚尚武，学校教育不重视培养学术人才，而是实用性人才。此外逼大企业献上政治献金，国家试图控制一切就更不必说了，感觉和第三帝国时的很多方面都非常相像。

tmwc_ks：@montagery：不如说，是备一种可攻可守的强大而集中的力量，有如一支更强大的常备军。不先发攻击或许是真的，因为哪个战场先发也好，物质、贸易、道义和外交等的后续代价，未必抵得上圆愿。但如果有力震慑，可发而不让对手猜中会不会，甚么时候发，对手也不得不抽些力量应对。没错，维持震慑力量也要资源，但不维持吗，自己也怕更快倒下了，“有何颜面以见先~”.....

8.Volonism，回应《“煽动”罪下的《立场》：从《主场》走来，近十年倡议媒体之路的终结》

在历史中发生的事实只要转换成语言和文字，就不可能是原状，因为语言本身就无法完全复制事实，所以所有新闻报导都只能无限度地贴近和追求那个事实，只要允许新闻自由，历史和民心将会逐渐证明什么媒体是最贴近事实的。这就是人类文明追求真实的手段和保障。

然而，港局用政治手段和一个所谓的“煽动”借口去封禁媒体，就破坏了这样的保障，破坏了新闻独立，破坏了人自由思考和表达的权利。请注意，港局甚至不敢声称立场报导的是假新闻，只能声称立场报导的新闻会使得读者反对和憎恶政府——一个可笑的标准。

9.madlex、bjwbnxdbwhxc，回应圆桌话题《“工作倦怠”将正式列入为国际疾病，成为“数码游牧民”能摆脱倦怠感吗？》

madlex：更为麻烦的是其中的法律及税务问题。在地国家会放过数字游牧民的税收？以非工作签证入境去搞数字游牧是否算打黑工？在地国家若未有分公司，如何给予员工合理入境理由？

bjwbnxdbwhxc：@madlex：对于未开放‘数字游民签证(Digital Nomad Visa)’的国家而言，你就是当成传统意义上的游客入境，比如去泰国、马来西亚就是，只要不从当地的雇主处拿收入，你就不与本地劳工形成竞争、就不构成非法打工、按照 普通游客签证能呆多久是多久，你要不要线上工作是你的自由他们国家不 Care；

对于已开放‘数字游民签证(Digital Nomad Visa)’的国家而言，那就更简单了，比如 欧洲 (Estonia、Croatia)、美洲(Mexico、Costa Rica、Panama)、加勒比海 Barbados 等等 你完全可以正常申请 此签证 就走正常入境，这些国家 的此类签证规则都类似： 就是你需要证明你有来自此国之外的 location independent 工作、且收入 持续 (≥ 6 or 12 months)、稳定、高于 某值、是高收入群体，这样就不参与该国的本国劳工市场竞争，他们其实就是把你当作长期旅游者，至于你的持续高收入不管你是线上工作挣的、还是投资的被动收入，其实只要不与当地就业市场抢工作机会的、他们政府是没差的；只当作该国长期消费的游客，十分欢迎啊；

税务问题同样，如果该国没有数字游民签证计划，那么你就是旅游者入境、无需交税； 如果该国有数字游民签证而且你申请到了，就照其说明办理，上面提到的几国我都查过，都不对 Digital Nomad Visa 入境人士征 收入税 (Income Tax)，因为有了 这些长期旅游者 在当地持续消费他们国已经能收很多 Sales Tax 间接税已经很可观了。

税务问题在当前 Digital Nomad 世界 而言主要是 你要 搞定你 所在国籍的税务问题，比如 美国 IRS 是全球征税的、美国公民的话走到全世界 都还要给 美国 IRS 交税、 而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是 明确不对直接来自海外的收入征 Income Tax 税的，假设一位新加坡公民以数字游民签证旅居 到 Mexico 从美国雇主处拿薪水，那么 他 不需要 给 Mexico 交税、不需要 给美国交税、也不需要给 新加坡 政府交税(那样结果可能老了没有新加坡的养老金、所以可能自缴 CPF)

而 PRC 中国籍者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中国也是全球征税的，虽然中国的国税局的全球查税实际能力很弱，只会通过中国公司预扣税，其他那些个人从国外公司直接拿收入的几乎没几个给中国交税

10. 第十一个观察者、bjwbnxdbwhxc，回应圆桌话题《“工作倦怠”

成为国际疾病，成为“数码游牧民”能摆脱倦怠感吗？》

将止式列入为国际疾病，成为“数码游牧民”能摆脱倦怠感吗？》

第十一个观察者：数位游牧民的概念似乎比较类似早年的文字自由职业者，比如某些作家以前也采用居家（或旅行）写作的方式，但是局限性显然是存在的，作家这类文学创作主体在很多时候并不需要“合作”，他们写书并不需要复杂的项目报告，开会，核验 workflow，反馈客户之类的过程，然而这些流程在其他工作类型大公司是很常见的，这种工作流程带来的限制可能让这种“打零工”式的工作方法只局限于小部分工作之中。

另外博士研究生 Olga Hannonen 所讲，“数位游牧民并非‘在工作的地点生活’，而是‘在生活的地点工作’”，人们能享受一边旅游，一边工作赚钱的生活模式。这种观点未免过于乐观，你确定是“享受生活同时工作”而不是“老板随时能干扰你的私人时间叫你去干活”吗，这里面的差距可是很细微的。

另外我并不是很信赖网络办公的一个原因是低下的网络会议效率...这一点有过居家办公经验的人大概都会有体会。还有诸如租房费用，稳定感，小孩教育之类的，这里就不谈了，其实都是存在的问题，现阶段大概率还是会变成混合办公制。

bjwbnxdbwhxc：@第十一个观察者：你确定是“享受生活同时工作”而不是“老板随时能干扰你的私人时间叫你去干活”吗？

你说的那是中国式的、有996倾向的雇主吗？那些‘随时能干扰你’的老板，与在你家还是在办公室有差吗？跟是不是 Digital Nomad 有分别吗？

自己统计每周工作时数，如果持续很长时间超过 50、60 hours/week 的话，自己想想 第2条路 此公司是否适合继续吧

我作为已经有过几年 Digital Nomad 经历的人来说，可以告诉你 在 Calendar 预设时间 (9 to 5) x 5 days/week 是工作时间，除此之外我几乎从不查工作邮件，有事都是 next business day 再说；你说老板会发疯 夺命 call 吗？那就是中国式的、有996倾向的老板，如果真遇到了，参考上面第2条路

第十一个观察者：@bjwbnxdbwhxc：感谢您的回复，2020-2021居家办公时期有很多这种“中国式雇主”存在，我也是转述一下这边的环境，当然劳动保障完善的地方较少出现这类问题。